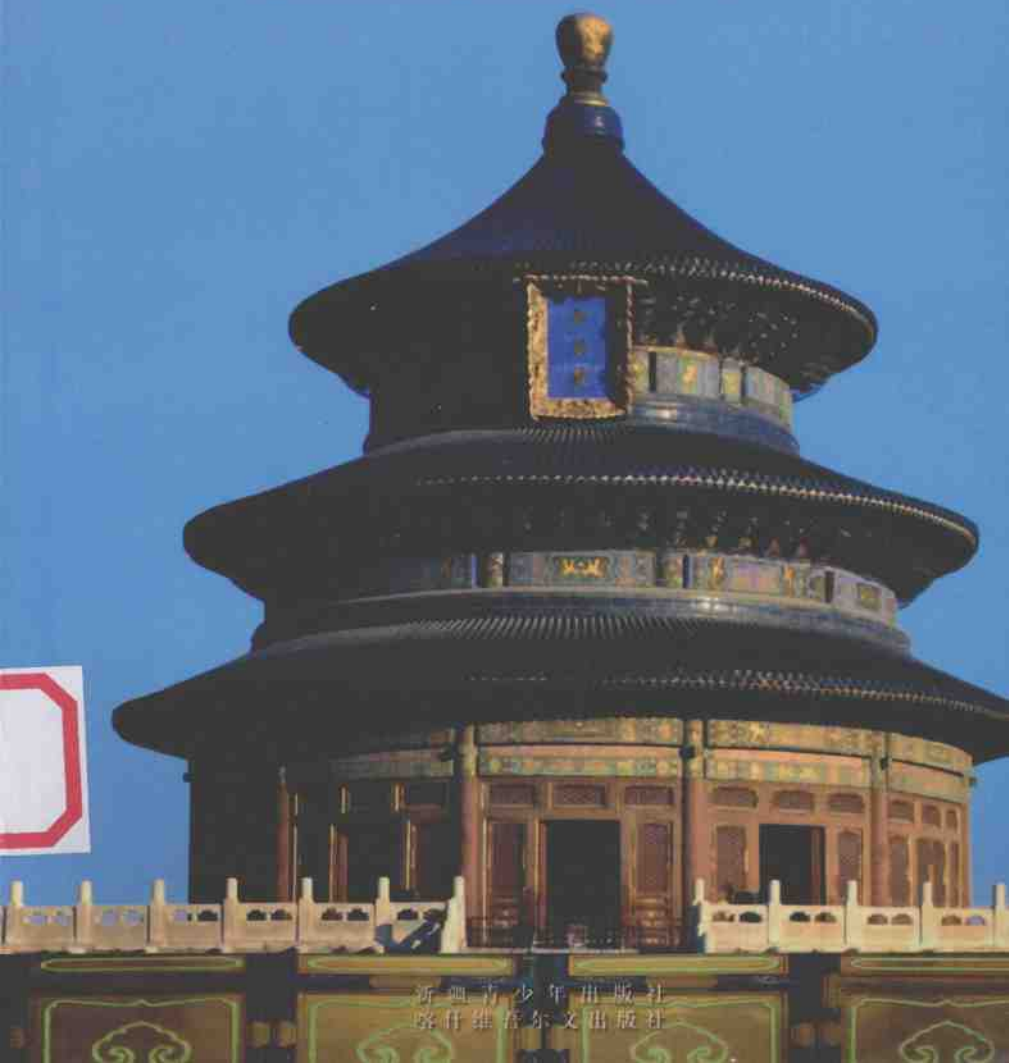


Wen Shi Feng Jing Xian

文史风景线

清文宗奕訢(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C49
158
:2

文史风景线

清文宗奕訢(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风景线 / 王卫国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73-1465-9

I. 文... II. 王... III. ①文学—通俗读物②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I-49②K-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578 号

文史风景线

清文杂俎(下)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1600 字数:3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65-9 总定价:39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

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

编者

目 录

第九章	火烧圆明园	1
第十章	捻党奋起	25
第十一章	国事蜩螗	167
第十二章	总理衙门	218
第十三章	临终顾命	237

第九章 火烧圆明园

1860年（即咸丰十年）是清朝立国以来内外交困危机空前的一年，也是咸丰帝备感痛楚的一年。

而这一年又本应是一个吉祥年，咸丰帝继位10年，他本人又30大寿（虚岁）。因而在大年初一（1月23日），宫内外一片喜气洋洋。

开春新正，咸丰帝端装正色到各处行礼后，御太和殿受贺，至乾清宫赐宴，并颁“万寿覃恩诏”于天下，共有圣恩16项。受惠的除王公大臣、儒生士子、孝子节妇外，还有几项与老百姓也有着关联：

“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

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疋，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至百岁者，题名旌表。

“直省有坍塌田地其虚粮仍相沿遵纳者，该地方官查明咨部，奏请豁免。

“从前各省偏灾地方，所有借给贫民籽种、口粮、牛具等项，查明力不能完者，著予豁免。

“各处养济院，所有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以时养贍，毋致失所……”

就连囚犯也沾了光，充军流放者“减等发落”，就是犯了死罪的，若案情较轻，亦可由刑部查明，“请旨定夺”。

大年初一日，咸丰帝共颁下 6 道谕旨，全与他的 30 寿辰有关。

在清朝，皇帝逢十的大寿，特别隆重。咸丰帝 20 岁的生日，因为要守制，没有任何庆典，这一次还不应该好好地乐一乐！宫内外都知道，咸丰帝特别喜欢热闹，这几年天下不靖，把咱们的皇上害苦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也得让寿星开开心心了。

然而，这一吉祥年，又成了灾祸年。也许从这一年开始，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逢十大寿，凶多吉少。自咸丰帝之后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那拉氏，40 大寿遇日军侵台，50

大寿遇中法战争,60大寿遇中日甲午战争,而70大寿虽没有中外开战,但日本人与俄国人却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了。这些都是后话。在刚刚过年的时候,咸丰帝是打算好好庆贺一下自己的生日的。

这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咸丰帝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在镇压皖豫鲁苏的捻军战场上,他以漕运总督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父)继胜保为钦差大臣,主持安徽“剿匪”事务;改派都统胜保去河南,主持河南“剿匪”事务;又派提督傅振邦督办苏北徐州、宿迁一带“剿匪”事务;又派都统德楞额督办山东“剿匪”事务。如此部署,多有成效,捻军的势力被压小了。江南大营的统帅,钦差大臣和春也报来了好消息,清军攻克了江浦、九袱洲,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已被团团包围。更让他心动的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的奏折,称:英法失和,英美相争,法国准备攻打澳门与西班牙为难……这些消息虽不那么可靠,但犬羊反复之性,难以理测。

可没过多久,坏消息接踵纷至。1860年3月19日,太平军攻下浙江省城杭州,清巡抚、布政使等官死之。江南大营清军立即前往救援,咸丰帝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

1860年4月11日起,太平军在调动了江南大营的

兵力后，分路回援天京，先后占领高淳、溧阳、句容、秣陵关、淳化镇，并于5月2日起，10万兵马分5路扑攻江南大营，至5月6日，再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

1860年5月15日起，获胜的太平军向东进击，5月19日克丹阳，26日占常州，30日占无锡，6月2日占苏州，15日占昆山，17日占太仓，准备进军上海。江南富庶之地，尽为太平军所有。太平天国第二次达到全盛期。咸丰帝见此，只能不计前嫌，6月8日授曾国藩为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自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两江总督的衙署临时迁至常州。此时常州、苏州皆失，咸丰帝的意图是，让曾国藩率领所部湘军，取道江西、安徽，绕至苏州一带，以保东南大局。曾国藩是一个战略家，并不像咸丰帝那样只顾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已经看出若要扑灭太平天国须得攻克南京；而要攻克南京，又必须首先攻克安庆，从上游逐次而下方可成功。以前江南大营数度围困南京而不免最终失败，就是没有占据上游。于是，他以种种理由解释自己不能马上去江南。咸丰帝对此甚有误解，以为曾国藩按兵不动，仍是嫌“尚书衔”、“署理”非为真授，为自己多年得不到地方实缺而闹意气。这位以“忠臣”、“干臣”自我标榜的家伙，到了这个时候反跟朕摆起

架子来了。他极想发作，恨恨怒骂曾国藩一顿，然转念一思，既然江南尽失，浙江也可危，与其让予“长毛”，不若给了曾国藩算了。他要是真想当两江总督，地盘要靠他自己一点点打下来，朕不就是给了个头衔吗？8月10日，他正式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咸丰帝心想，这下子曾国藩该满意了吧。

哪知曾国藩依旧不去江南，而是加紧了对安庆的攻击。咸丰帝对此恼怒万分。江南是清朝的财赋之区，京城吃的也全靠苏南、浙江每年100万石海运米支持，这一区域有著至关重要的意义。曾国藩拥兵自重，显有异心。可是，咸丰帝此时已经管不了江南了，更强大的敌人站在他面前。

自1859年6月英、法兵败大沽后，两国出兵报复的风声不时飘至上海。苏松太道吴煦私下与英国商人拟订停战条件：清政府完全承认《天津条约》、大沽口撤防，另增赔款银100万两。这种几乎完全是民间性的调停是否有效，今天也很难确定。一贯反对对外开战的何桂清对此很有兴趣（很可能他就是吴煦的后台老板），于1860年2月上奏探询口风，咸丰帝严词拒绝。同时，在僧格林沁的要求下，咸丰帝先后调兵1.3万人，合之原防兵，使天津、大沽、山海关一带的清军兵勇达到2.9万，其中大沽

驻军 1 万人。北方的海防再度加强。

1860 年 4 月，在太平军解围天京，进扑江南大营的同时，英法联军陆续开抵中国沿海。其中英军有军舰 79 艘，地面部队约 2 万人，雇用运输船 126 艘；法军有军舰 40 艘，陆军 7600 人。如此庞大的兵力兵器，在西方殖民扩张史上亦属罕见。4 月 14 日，英、法公使与海、陆军司令在上海商订了作战计划。4 月 21 日，英军占领定海（今舟山市）。5 月 27 日，英军占领大连。6 月 4 日，法军占领芝罘（今属烟台）。到了 6 月下旬，英法联军大体完成了其军事准备：以上海、舟山为转运兵站，以大连、芝罘为前进基地；英舰 70 艘已驶入渤海湾，大连驻扎英陆军 1.1 万人，法舰大部也驶入渤海湾。芝罘驻扎法陆军 6700 人。6 月 26 日，英、法政府通告欧美各国，对中国正式宣战。

面对如此的军事局势，受到太平军沉重打击的江苏官员态度顿变。两江总督何桂清数次上奏婉言主和。太平军攻击常州时，他又跑到上海，与英、法联络，欲借英、法军队“助剿”太平军。6 月 5 日，何桂清明言上奏：“现在东南要塞均为贼据，苏省无一兵一卒，全境空虚”，要求咸丰帝全盘接受英、法开出的条件，“速定和议，借兵助剿”。尽管何桂清因兵败而被革职，何桂清的请求更是被

咸丰帝全然否决，但继任者薛焕（以江苏布政使署理管理各国事务钦差大臣、署理江苏巡抚）不顾严旨，仍在私下里奉行何桂清的政策，苏松太道吴煦更是多方联络。在这批官员的请求下，英、法公使不顾与清朝开战的事实，宣布武装保卫上海，维护商业活动，并抽调英军 1030 人，法军 600 余人，在上海布防。由此而产生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特现象：在中国北方与清中央政府作战的英、法两国，在上海地区却与清地方政府进行军事合作。本是对手，却成战友。

到了这个时候，咸丰帝的态度也变了。他已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英法联军大兵压逼北方，太平军乘胜扫荡东甯。从各处的奏报来看，此次前来报复的夷兵夷船甚伙，不知僧格林沁能否抵挡得住？而上海的官员言论更让他担心，英法若与“长毛”合作（在江苏，双方的控制区已经连接），大清的江山岌岌可危。他先是频频下旨，让何桂清、薛焕等人“开导”，以求能够出现“转机”。可是这种咸丰帝惯用的不予任何实际承诺只靠下级官员嘴皮子的外交，自然不会有任何成效。于是，他又下令驻守大沽的僧格林沁不得首先开炮，并谕令直隶总督恒福，若英、法使节前来换约，“大皇帝宽其既往”，“由北塘进京换约”。

咸丰帝让步了。他已经不再要求废除《天津条约》，甚至对《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等条款，也没有提出修改。很可能美国公使“乖顺”的进京举动使他感到了某种心安，只要能不面见这些桀骜不驯的“夷”人，就让臣子们去折冲尊俎保全“天朝”吧。尽管咸丰帝自以为让步很多，但他的价码与英、法此时的要求相比，差距甚远，根本谈不到一起去。且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认为，若不先给予清朝以极大的军事打击，任何谈判都不会成功。

大炮的轰鸣是最为有力量的外交辞令。在一个强权的世界，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以舰船200余艘、陆军1.7万人，分别由大连、芝罘开拔，避开防守严密的大沽，在清军未设防的北塘登陆。直隶总督恒福依照咸丰帝的旨意，频频照会英、法使节，希望他们按照美国的先例，进京换约。来势汹汹的英、法两方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驻守大沽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奉旨不得首先开战，对登陆之敌也未能乘其立足未稳而施加打击。英法联军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登陆行动进行了整整10天。一直到8月10日，即咸丰帝将江南全权交予曾国藩的当日，英法联军才全部登陆完毕。从8月12日起，英法联军开始行动，当日攻占大沽西北的新河。8月14日又攻

克大沽西侧的磨坊。僧格林沁此时才真正明了英法的意图：避开防守严密的正面，而从防卫薄弱的侧后来攻打大沽。此时已晚，大沽柔软的腹部完全裸露对手的面前。僧格林沁见军情不利，决心在大沽拼死一战，不求成功只求成仁，也算对得起君主的隆恩了，咸丰帝闻此大惊。

清朝的精锐部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兵勇将近10万的江南大营，主要围攻南京，此时为太平军扑灭，咸丰帝不得已才重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另一支就是由僧格林沁统率的总兵力约3万的部队，而3万众部中精华万余名是僧格林沁直接指挥的大沽守军。若是僧格林沁在大沽死拼，那又靠谁来保驾呢。咸丰帝知道僧的脾气，立即派人带了一道亲笔朱谕给他，句句语重心长：

“握手言别，候逾半载。现在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在军中，忧心如焚，倍切朕怀。惟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能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

咸丰帝的意思是让僧格林沁若见形势不利，立即带兵从大沽脱逃，以能最后保住北京。与此同时，他还不顾英、法一意开战的態度，于8月16日由内阁明发了一道

自欺欺人的上谕(让今人看了完全莫名其妙)全文为:

“著派文俊、恒祺前往北塘海口,伴送英、佛(法)两国使臣,进京换约。欽此。”

这时候的咸丰帝,对先前极度不满的《天津条约》,不再敢有任何意见了。

1860年8月18日,英法联军攻占了大沽西侧仅数里远的大、小梁子,完成了从大沽侧后实施进攻的一切准备。8月21日,联军再攻大沽北岸主炮台西侧仅500米的石缝炮台,守军奋力坚持两小时而不支,大多战死,指挥作战的直隶提督乐善亦阵亡。僧格林沁见败局已定,急忙统兵撤离大沽,绕开天津,直往通州。经营三载,耗帑数十万,安炮数百位的大沽炮台,在此次战斗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8月23日,英法联军进据无人防守的天津。

这里再提提上海的战况。1860年8月18日,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统率下进至徐家汇,逼上海西、南两城门,署江苏巡抚薛焕借英法联军之兵固守。8月19日,太平军三面包围上海,进逼租界,为英法联军所挫。8月20日,太平军再攻上海,仍被英法联军所败,李秀成中弹受伤。8月21日,太平军因连败而撤出上海。在同一段时间里,英法联军在南、北战场扮演了迥然不同的角色。不

过，这一切，咸丰帝当时并不十分清楚。

战败了，结果都是相同的。咸丰帝只得派出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至天津与英、法进行谈判。英、法开出的价码是：增加赔款，承认《天津条约》，公使驻京与否由英方自行决定，开天津为通商口岸。桂良等人根据咸丰帝谕旨正欲唇枪舌剑进行一番辩驳，傲慢的英、法专使直接了当地告诉桂良，只许签字，不容商议。桂良等人要求宽限以备上奏谕旨，英、法又以桂良无“全权”为由，宣布谈判破裂。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

桂良的交涉失败了，咸丰帝又派出最为信赖的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英法联军的行动，又使谈判地点从天津移至通州。至9月17日，载垣等人奉旨屈从英、法的各项要求，战事眼看就要结束。哪知第二天，9月18日，时任英国使团中文秘书的巴夏礼，却提出了换约时须亲见皇帝面递国书，皇帝盖玺的条约批准书亦须当场交给英国使节。这下子可刺中了咸丰帝的痛处。这是他最不能容忍之事。

巴夏礼，英国一铁厂工人之子，家境贫穷。其表姐嫁给了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 F. A. Gutzlaf)，遂于1841年来中国寻出路，学会了中文。靠着郭士立的关系，1842年找到了一份工作，充任英国公使代表濮鼎查的秘书，参